

杜少陵全集詳注

杜少陵全集詳注

翰林院編修

臣

仇兆鰲

奏爲恭

進杜詩詳註事本年孟夏之月伏蒙

皇上傳諭翰林諸臣所著詩古文章抄錄呈進以備

御覽

臣

伏思俚語蕪詞本無文理不足以仰瀆

尊嚴謹錄三載以來所著杜詩詳註二十五冊須呈

進者

臣

誠惶誠恐稽首頓首上言伏以

尼山六籍風雅垂經內之詩杜曲千篇詠歌作詩中
之史上承三百遺意發爲萬丈光芒前代詞人於斯
爲盛後來作者未能或先自國風降爲離騷離騷降

爲漢魏淵源相接體製日新晉宋以還陶謝之章特
古齊梁而下陰何之句斯工其餘月露風雲但知流
連光景雖有唱酬贈答奚足陶冶性靈迄乎三唐專
攻詩學遡貞觀作人之盛至開寶右文之時蔚起人
材挺生李杜李豪放而才由天授杜混茫而性以學
成昔人謂其上薄風騷下該沈宋言奪蘇李氣吞曹
劉掩顏謝之孤高雜徐庾之流麗千古以來一人而
已蓋其篤於倫紀有關君臣父子之經發乎性情能
合興觀群怨之旨前塞後塞諸曲痛書鋒鏑貼危三
吏三別數章慘訴閭閻疾苦自麻鞋謁帝而草疏陳

言涕灑青霄方聽軍前露布汗趨鐵馬早瞻陵上雲
飛籌鄴下之師圍閫專貔虎看安西之兵過力搗鯨
鯢李泌歸山收京而懷商老汾陽釋甲赴隴而議築
壇當劍閣初經已慮英雄據險及夔江久客仍憂節
鎮爭權平日欲堯舜其君非虛語也書生談軍國之
事如指掌焉以故敦厚溫柔託諸變雅變風之體沉
鬱頓挫形於曰此曰興之中宋人得其議論崢嶸別
開堂奧元世霑其風神秀麗窺見戶庭後之解杜諸
家非不各攄心力意本淺也而鑿之使深事本近也
而推之使遠引徵古典但泝流而忘源採摭稗官猶

得此而遺彼從前註解不下百家近日疏箋亦將十
種或分類或編年今昔互有同異於分章於解句紛
紜尚少指歸世言不讀萬卷書不行萬里地皆不可
以讀杜豈知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杜已自註其
詩乎臣於退食餘閒從事少陵詩註本文先釋依歐
氏之解詩故實附詳倣江都之註選祇恐面牆等誦
漫然學步貽譏茲者恭遇

皇帝陛下

聰明天縱

學問海涵

詮釋五經四書允矣開來而繼往
發揮通鑑綱目洵哉靜聖而動王

典訓心傳創垂萬年謨烈

古文手輯網羅歷代英華

宸翰勒之岱宗快覩翔鸞翥鳳

詩章光於孔壁式瞻復旦卿雲幸際

昌時躬逢

盛事徒忝清班之末末窺

中秘諸書

臣

少習遺經粗通章句壯遊藝圃謬握丹黃

青瑣追趨何有郊壇之三賦白頭尸素曾無春殿之

本言詩言
首卷
七言蒙

諭獻文祗慚末學伏惟少陵詩集實堪論世知人可以見
杜甫一生愛國忠君之志可以見唐朝一代育才造
士之功可以見天寶開元盛而忽衰之故可以見乾
元大曆亂而復治之機兼四始六義以相參知古風
近體爲皆合愚蒙一得冒達

九重倘邀清燕之

鑒觀以當采風之陳獻庶前修生色而新簡

垂光矣謹以所註詩賦二十四卷并連譜序傳文繕寫

完編裝潢成帙

臣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三十二年十一月 日翰林院編修

臣

仇兆鰲

上表

士夫

氣則三十二平十二枝

開

張

夫

聖

天

臣觀昔之論杜者備矣其最稱知杜者莫如元稹韓愈稹之言曰上薄風騷下該沈宋鋪陳終始排比聲韻詞氣豪邁而風調清深屬對律切而脫棄凡近愈之言曰屈指詩人工部全美筆追清風心奪造化天光晴射洞庭秋寒玉萬頃清光流二子之論詩可謂當矣然此猶未爲深知杜者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孟子之論詩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詩有關於世運非作詩之實乎孔子之論詩曰溫柔敦厚詩之教也又曰可以興觀群怨邇事父而遠事君詩有關於性情

倫紀非作詩之本乎故宋人之論詩者稱杜爲詩史謂得其詩可以論世知人也明人之論詩者推杜爲詩聖謂其立言忠厚可以垂教萬世也使舍是二者而談杜如稹愈所云究亦無異於詞人矣甫當開元全盛時南遊吳越北抵齊趙浩然有跨八荒凌九霄之志旣而遭逢天寶奔走流離自華州謝官以後度隴客秦結草廬於成都灑西偏舟出峽泛荆渚過洞庭涉湘潭凡登臨遊歷酬知遣懷之作有一念不繫屬朝廷有一時不痾瘳斯世斯民者乎讀其詩者一一以此求之則知悲歡愉戚縱筆所至無在非至情激發可興可觀可群可怨豈必輾轉附會而後謂之

每飯不忘君哉若其比物託類尤非泛然如宮桃秦樹則
悽愴於金粟堆前也風花松柏則感傷於邛山路上也他
如杜鵑之憐南內螢火之刺中官野莧之諷小人苦竹之
美君子卽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於忠孝大義非他人
之爭工字句者所可同日語矣是故註杜者必反覆沉潛
求其歸宿所在又從而句櫛字比之庶幾得作者苦心於
千百年之上恍然如身歷其世面接其人而慨乎有餘悲
悄乎有餘思也臣於是集砣砣窮年先挈領提綱以疏其
脉絡復廣搜博徵以討其典故汰舊註之檀釀叢脞辯新
說之穿鑿支離夫亦據孔孟之論詩者以解杜而非敢憑

臆見爲揣測也第思顓蒙固陋紕漏良多幸逢

聖世作人文教誕興之日從此益擴見聞以補斯編之闕畧

是又臣區區之願爾

肯

康熙三十二年癸酉歲長至日翰林院編修臣仇兆鰲謹

序

舊唐書文苑本傳

劉 昉

杜甫字子美本襄陽人後徙河南鞏縣

朱注晉書杜預傳云京兆杜陵人又

周書杜叔昆傳云其先京兆人徙居襄陽唐書宰相世系表載襄陽杜氏出自預少子尹公自稱預十三葉孫其為尹之後明矣後又自襄陽徙居河南故公之田園都在鞏洛其族望本出杜陵故詩每稱杜陵野老進封西岳賦表亦云臣本杜陵諸生也曾祖依藝位終鞏令祖審言終膳部員外郎

自有傳父閑終奉天令甫天寶初

當作開元末

應進士不第天

寶末獻三大禮賦玄宗奇之召試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參

軍十五載祿山陷京師肅宗徵兵靈武甫自京師宵遁赴

河西謁肅宗於彭原拜右拾遺

朱注公自京師西竄謁肅宗於鳳翔舊史誤也房

琯布衣時與甫善時琯為宰相請自帥師討賊帝許之是

年十月琯兵敗於陳濤斜明年春琯罷相甫上疏言琯有

才不宜罷免肅宗怒貶琯爲刺史出甫爲華州司功參軍

時關輔亂離穀食踊貴甫寓居成州同谷縣自負薪採杞

兒女餓殍者數人久之召補京兆府功曹朱注公不赴京兆功曹乃武再

帥劍南時史誤辯詳詩集上元二年冬當作廣德二年春黃門侍郎鄭國公嚴

武鎮成都奏爲節度參謀檢校尚書工部員外郎賜緋魚

袋據新書在武再帥劍南時表薦者武與甫世舊待遇甚隆甫性褊躁無

器度恃恩放恣此句當刪嘗憑醉登武之牀瞪眎武曰嚴挺之

乃有此兒武雖急暴不以爲忤甫於成都浣花里種竹植

樹結廬枕江縱酒嘯咏與田夫野老相狎蕩無拘檢嚴武

過之有時不冠其傲誕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無所依

及郭英乂代武鎮成都英乂武人麤暴無能刺謁乃遊東

蜀依高適一有至字而適卒朱注適自西川入朝在嚴武再鎮前拜散騎常侍乃卒舊書誤

也寶應元年避徐知道之亂入梓州居東川者三年亦未嘗依高適辯詳年譜是歲崔寧殺英乂

楊子琳攻西川蜀中大亂甫以其家避亂荆楚扁舟下峽

未維舟而江陵亂朱注公居江陵及公安頗久其時江陵無警舊書曰未維舟及江陵亂者誤也

公嘗往來梓閬間新史云往來梓夔亦誤二史載居夔下峽事皆不詳乃泝沿湘流遊衡山

寓居耒陽甫嘗遊岳廟為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聶

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當作大曆五年啗牛肉白酒

一夕而卒於耒陽唐詩記事謂公卒於岳陽時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